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
第二十二回 清虛觀仙詞留粉壁 幻影鑒亡配照黃昏

話說鳳姐回到屋裡，聽說王夫人有事與他商量，連忙趕去。王夫人叫他坐了，道：「你也太性急了，路上累了這兩個月，才回家來，也等歇息幾天，何必急巴巴趕去走這一趟，就是你婆婆那裡，也沒有不體恤你的。我不知道你到東府裡去了，剛才打發人去叫你，也沒有別的事。寶玉做親的日子近了，這會子要再給他收拾屋子，又費一番起倒，我想寶丫頭百日已過，靈座設在那邊，本該多擺幾天，如今只好從權，說不得委曲他一點子，把靈幃撤了，騰出屋子來，咱們一頭一緒辦寶玉的喜事，也省得擺著看了盡仔傷心。就是姨媽那邊須得去告訴一聲，不知姨媽的意思怎麼樣？」鳳姐答道：「太太想的到，一時再去收拾屋子也費事，寶兄弟完姻，自然要成個體統。那屋裡現擺著寶妹妹的靈座也不吉利，我明兒橫豎要到姨媽那裡去走一趟，順便和他的家人說一聲，估量姨媽也不說什麼話的。這件事太太不用放在心上頭。一件咱們這會子手頭狹窄，難得有老太太這宗銀子添補在裡頭，便放心的長手躺腳辦事，省打多少饑荒。太太可知道老太太是想不到這上頭，聽說是鴛鴦不知對老太太講了什麼，才挪過來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前兒鴛鴦過來說老太太吩咐的話，在我跟前並沒一點居功討好的口氣。鴛鴦這個孩子真叫人看重他。如今咱們定了，你明兒就去見見姨媽，我還要在清虛觀請張道士拜幾天懺。寶玉要下場，叫蘭兒去支應也使得。」鳳姐聽了，便打發人去通知。張道士請了二十員全真，啟建清醮七日，趕忙打掃庭院，蓋搭天棚，房廚內煤、米、油鹽及供菜等物多多買足，又預備一應碗盞傢伙，忙亂開箱取出法衣、法器、掛幡、神像，又開明壇前需用供物，並檀降、油燭、黃表、金銀錠件帳單送交祭府備辦，又用四張奏本黃寫了超升仙界斗大四個字，在觀門首懸掛。到了起懺之日，賈蘭便穿了素服到觀中在壇前支應。這裡自派了家人小廝伺候寶玉入場。等到三場完畢，正值醮事圓滿。王夫人因寶玉連日辛苦，命他且自歇息。寶玉那裡肯聽，便帶了焙茗、鋤藥等來到清虛觀，張道士早迎至門外，躬身施禮。寶玉連忙下馬，一直行至大殿，聽得金鏡法鼓響振雲霄，又見燭燄香煙氤氳滿殿。寶玉在壇前上行禮畢，賈蘭上前見過寶玉，回了幾句話。

張道士便讓寶玉至靜室，先請了賈母、王夫人安，一面送茶。寶玉還是那年跟了賈母到來完願，因張道士送了他許多金銀玩物，在賈母跟前給他提親，所以惱了張道士，常久不到觀中來的了。如今已把前事撩開，又因張道士是榮國公的替身，不便輕慢他。當下敘談幾句，偶然抬頭，見那旁粉壁上寫有數行字跡，心想不知那一個不懂事的人，手閒了沒的恁乾，把這牆上塗壞了。不知寫的什麼在上頭，定是粗鄙不堪的句語。便站起身來慢慢的踱到牆邊，見那字兒便寫得逸致橫生，大有仙骨。從頭念道：

鐵笛吹還裂，金磚煉欲柔。脫韁意馬倩誰收？調和了甜酸苦辣，撒勻了離合悲歡，霎時間掣電驚漚。無緣的悔不當初，有情的但看日後。謾說道，月從西墜水東流；認準了根由，大踏步闖開世界三千，伸出拿雲手。一腔熱血在心頭，化作人間海市與蜃樓。

底下落款是渺渺真人戲筆。寶玉怔了一會，便問：「張道士，壁上是誰寫的？」張道士笑道：「我真老的不中用了，竟把這件事忘記告訴二爺。那壁上字句是一個遠方道友寫的，還有件東西留在這裡，叫給二爺。」寶玉道：「莫非也是那些金銀玩物嗎？」張道士搖手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，那件東西很有些奇怪，叫什麼『太虛幻影鑒』。亡過親人，幽明間隔，心上思念不能相見，對他一照，便照出這個人來。」寶玉聽了，趕忙要鏡子來瞧。張道士道：「但是還有些荒誕的話，二爺信不信總別見怪。」寶玉等不到話講完，忙著要鏡子。張道士走進裡間屋子裡去取了出來，用大紅緞盤金錦袱包著。寶玉接過手，去了錦袱，露出一團精瑩四射的寶貝來，彷彿妝鏡大小，捧起迎面一照，一無所見，睜眼仔細再看，仍是空空無物，恍如一輪明月掛在眼前。寶玉道：「為什麼照不見一點東西？」張道士道：「就奇在這上頭，二爺想眼前有什麼形，鏡子裡就有什麼影，也是容光必照的」一面說，一面轉過身來向著鏡子裡道：「瞧雪亮的鏡面不屋子裡擺的許多物件一些兒照不出來，連咱們的人影也見在裡頭。二爺你瞧古怪不古怪。」

「寶玉道：「張爺爺，你才說心上想著那一個人，就照的出來，這又怎麼講呢？」張道士答道：「那是不要在白日裡照的。道友說與二爺有緣，將此物一入塵凡。還有許多話，我的徒孫倒記的周全。」

說著，便叫小道士進來，與寶玉請過安，垂手站著。寶玉瞧他，就是那一年拿著燭剪撞在鳳姐懷裡挨打的這個小道士，已長成了。寶玉叫他坐下，細講鏡子的來歷。小道士答道：「那道長說有兩面鏡子，一名『風月寶鑒』，一名『太虛幻影鑒』，在什麼太虛元境通靈殿上鑄的。這面幻影鑒，照陰不照陽，照死不照生。心裡記念亡過親人，到夜靜時候焚香祝告，鏡子裡便照出這個影來。」寶玉正在思念寶釵，今得了這件寶貝，轉悲為喜。想漢武帝想念李夫人，仙人授伊蘅蕪香，惟夢中能得一會。這鏡子更勝蘅蕪香了，便包好交給焙茗收好，囑咐「不許開看」。

小道士陪笑道：「那道長還要化二爺三十六萬銀子。」寶玉一時計算銀數尚未答言，小道士道：「這句話家師祖也曾攔過，說二爺府上近年來不比先前，這數目太多了，恐不便啟齒。」

那道長說只要二爺應許，不必就要支用。府上園子裡頭遍地皆金，多於點石。施捨這宗銀子來，叫在東首空基子上建蓋一座太虛宮殿，兩廊要列許多配廡，裝塑各司儀像，感化世界上這一種癡男怨女的。還要博施濟眾，起四大舍局：一施藥、二施棺、三施粥、四施衣。施藥局，延請名醫，多贖藥料，合制各種丸散膏丹。那些窮苦人害了病沒錢請大夫看治的，都到這局子裡頭就醫領藥。又施棺局，凡有窮人死了沒錢棺殮的，無論異鄉本地，一概賞他棺木一口。至於舍衣施粥，都是憐恤窮人凍餓的意思。就這幾件事，二爺積了萬代陰功。」寶玉聽了笑道：「咱家園子裡有銀子，照這樣辦起來就是了。據我想還得添設一個局子，凡有兩家連了姻，因貧不能婚娶，也叫他們到局子裡來領費，別叫有怨女曠夫可不好嗎？」小道士笑道：「敢仔那麼著，二爺的功德越發大了。」寶玉坐了一會，見院內鬆陰過午，又到壇內行了禮，忙著叫鋤藥拉馬。小道士又道：

「道長說過，這面鏡子三日內就要來取的。」一面張道士趕忙出來送了寶玉，賈蘭仍留觀中照應。

寶玉先自回了家，見過賈母、王夫人，便回自己屋裡，囑著拿衣服來換。一時麝月、秋紋們都走開了，只有鶯兒一個人睡在裡間炕上淌淚。聽見寶玉回來叫喚沒人答應，只得勉強起來，懶懶的站著。寶玉瞧他眼圈兒通紅，便問：「他們那裡去了？你一個人在屋裡為什麼傷心？」鶯兒也沒答話。寶玉還要搭訕著，只聽麝月、秋紋兩個人一路說笑，掀起簾子進來，見了寶玉道：「我們拿了衣服趕到太太屋裡，想不到二爺倒先回來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是順便先到太太那裡，就從老太太東院子穿堂背後繞了過來。你們可瞧見焙茗送進來的一個小包，別去亂動。」麝月向書架上指著道：「那不是嗎？到底什麼玩意兒在裡頭？包得圓圓的，沉又沉，倒像一面鏡子。」寶玉道：「算你猜得准，可不是你們用的東西。」說著，看看天色尚早，又往鳳姐處一轉，鳳姐問了清虛觀好些話。

賈母那邊打發人來叫寶玉，寶玉去陪賈母吃了飯。回來呆呆的等到黃昏後，便叫小丫頭們抬一張香幾當空擺著，命秋紋挪過大銅供爐，自去取了藏香，一手提過包袱打開，把鏡子安放幾上。炷香默默禱告已畢，向外作了一揖，捧起鏡來一瞧，果然現出影來，宛如寶釵立在面前，春山斂恨，秋水含顰，似欲向寶玉告語的光景。寶玉止不住一陣心酸，便覺眼前昏黑，只得把鏡子放下，退回幾步，坐在椅上垂頭落淚。麝月、秋紋先見寶玉這番舉動，不解何故，忽見他對鏡生悲，都猜是這件東西作怪，不約而同趕過來取鏡照看，不見一些影兒，把鏡子一摔，都來拉著寶玉問道：「二爺就瞧見了什麼？變成這個樣兒。」寶玉道：「瞧見了寶姑娘了，你們可要瞧瞧？」麝月、秋紋只道是寶玉的玩話，都笑應道：「我們想見見奶奶呢。」寶玉站起身來道：「你們都來。」便又拿起鏡子，心頭暗濤。三個人並排站立，瞧見鏡子裡有個寶釵，像立在他們背後一般。

嚇得麝月、秋紋寒毛直豎，回過頭來又不見一些形跡，虧有寶玉壯了膽，一同照看。寶玉見寶釵嬌態如生，丰姿若舊，比先前照的時候又換了一個樣兒，麝月想起鶯兒時常記念他姑娘，便走到他門口叫道：「鶯兒快來看呢！」那鶯兒就在東廂房睡歇，並沒睡著，聽他叫了幾聲，故意不應，麝月又著緊問道：

「你到底聽見沒有？多少應一聲兒。」鶯兒在屋子裡賭氣答道：「憑什麼我都不愛瞧。」麝月道：「人家好意叫你，倒像踏了你尾巴似的。」寶玉擺手道：「別叫他瞧罷。」說著，只是對鏡沉思，恨不得把寶釵拉下鏡來，伸手向前，忽然不見。一時想起了一個人，便又禱告再照。誰知左照右照瞧不見一些影兒，心頭焦急，暗暗想道：「莫非他不是這一路上的人，還是與我無緣，算不得親人，所以不能見他。」照了一會，呆呆的坐著淌淚。麝月道：「這面鏡子又是禍根，攔不住天天這樣鬧起來，明兒須得回去太太一聲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原不該叫你們瞧的，告訴太太不要緊，鬧得姨太太知道了也要這面鏡子照起來，叫他老人家傷心。放在屋子裡天天照他，橫豎照不下寶姑娘來。」

你們不用費心去回太太，我明兒拿去還了就是。」麝月等聽了便沒言語，聽得鶯兒在那屋子裡咳嗽一聲。寶玉道：「你們聽鶯兒還沒睡著，這丫頭怪可憐。」麝月道：「別提他罷，一個紫鵲去跟林姑娘，到林姑娘病凶的時候，沒好沒氣的背地裡天天哭得淚人一般，林姑娘回家去了，紫鵲縮在園子裡頭也不見。講到鶯兒，還沒有細細的告訴二爺呢。自從他姑娘死了，活脫又是一個紫鵲。二爺沒回來的時候還好一點，如今二爺回來了，他越發變的個不成樣兒了。」寶玉點頭歎道：「林姑娘一個紫鵲，寶姑娘一個鶯兒，都算難得了。」麝月道：「二爺既道鶯兒好，底下剛叫他來伺候。」秋紋笑道：「別說叫他伺候二爺，只怕掉個轉兒，叫二爺去伺候他，還得一天碰十幾次釘子呢。」寶玉道：「誰要叫他伺候！」說畢起來，把鏡子包了放好，一面取過表來一瞧，道：「時候不早了，再別說話罷。」

麝月、秋紋兩個人過來服事寶玉睡歇。

明日起來，先到賈母、王夫人處請了安。想起上一夜麝月的話，自己病後，果然也沒與紫鵲見面，後來他們哄我，說紫鵲送林妹妹靈柩回南去了，聽焙茗說起紫鵲沒有同他姑娘回家，還在園子裡住著。我要問問他，林妹妹到底怎樣回家去的，先前聽我娶了寶姑娘，他可說些什麼？人家哄我娶的是林姑娘，他可知道不知道？一頭思想，進園徑往瀟湘館來。各處屋子裡找了一會，不像紫鵲在裡頭住的，才想起黛玉回了家，紫鵲一個人自然不在這裡住了。此時寶玉心中雖明知花殘又放，月缺重圓，不久就要團聚。這所瀟湘館比先前到此祭奠，這一次情景自然各別，然室邇人遐，懸懸盼望。想到那幾年，一進屋門來，見了黛玉就有多少情談款敘，說不盡的綢繆。何不早早完我心願，又岔出寶姊姊這一番枝節，累我跑到大荒山，平白地落下許多抱怨？又呆怔的看了這屋子一回，轉身走出院子裡。

聽得廂屋裡有人說話，寶玉煞住了腳，聽是老婆子的聲音，便走進屋去。兩個老婆子見是寶玉，在炕上連忙站了起來。寶玉便問：「紫鵲姑娘如今在那裡住呢？」那老婆子答道：「紫鵲姑娘是上年林姑娘起身回家這一天就搬出去住的了。」那一個老婆子瞪了他一眼道：「你不要發糊塗，在寶二爺跟前混說話。紫鵲姑娘是送林姑娘靈柩回南去了。」這一個又道：「我不發糊塗，你才是在這裡做夢呢。如今皇上作媒給寶二爺娶林姑娘，天天大鑼大鼓在這裡嚷，寶二爺肚子裡怕不明白？你還記著上頭吩咐的陳年爛古話哄二爺嗎？」那一個聽了笑道：「我因是遵上頭的吩咐，怪怕你錯說了話我們擔不是，一時忘了二爺如今人家瞞他這些事情都已知道了的。」

寶玉聽他們抬了一會槓，到底沒說到紫鵲住在那裡的話，便賭氣不再問他們，回頭走了出來。在瀟湘館門首站立多時，才往稻香村各處去一走。因李紈、探春都在王夫人處，惜春到妙玉庵裡去了，只有邢岫煙在屋裡，寶玉便會坐問起紫鵲。邢岫煙只得約略告訴了幾句，不便細說，寶玉才知道鳳姐帶了紫鵲到南邊，現留在林妹妹家裡，自然要跟著同來的了。便起身徑出了園子，到鳳姐處，見尤氏幫著料理瑣碎事務，寶玉上前與尤氏見過，說：「我回家因老太太叫靜養著不許出門，昨兒場事畢了，又到清虛觀裡去了一天，還沒過大嫂子那邊去呢。」

尤氏道：「我時常過來見面的，你珍大哥那裡我也替你說聲，再消停幾天過去罷。」鳳姐接口叫了一聲「寶兄弟！你看珍大嫂子撩了他家裡的事過這裡來，忙得什麼樣的，還不先給他謝謝。」尤氏道：「我也不希罕寶兄弟謝，我等林妹妹來了和他算帳就是了。」一時說笑著，寶玉便問鳳姐道：「聽說姊姊帶了紫鵲去，沒見他回來，可是留在林妹妹家裡了嗎？」鳳姐道：

「不留在林妹妹家，難道把紫鵲拐騙到別處去不成？」當下寶玉在鳳姐處坐了一會出來，便叫焙茗。因這一天不是焙茗該班，壽兒上來回道：「焙茗正和雙瑞在那裡拌嘴，這件事是焙茗的不是，二爺還得把他申飭幾句。」寶玉道：「他們鬧什麼？」壽兒道：「說了又嫌奴才搬嘴，偏袒了那一個。二爺叫他們自己來講罷。」寶玉道：「那麼你把雙瑞也叫了來。」壽兒去不多時，同著焙茗、雙瑞都上來了。寶玉問道：「你們為什麼吵嘴？」焙茗沒有開口，雙瑞先回道：「上年二爺畢了三場，奴才去測一字，拈了個『仙』字。那測字先生說是中的，今兒奴才和焙茗說他測的字不准。那測字的問明緣由道：

「聽爺們的話，據在下的字，明明一個舉人要入山修行去的，還說不准嗎？」焙茗惱著測字的，先沒有講明，累他出去受了一趟苦，不許測字的在那裡擺攤場。奴才說，『你去問二爺的功名，他只就功名上講，後來的事，他又不是神仙，那裡知道！』把焙茗拉了回去，焙茗還不依奴才呢。」寶玉聽了道：「這原是焙茗多事。」隨把焙茗吆喝了兩句，叫壽兒、雙瑞自去罷。

焙茗自知理虧，站著不敢言語一聲兒。誰料寶玉又有話吩咐焙茗道：「蔣琪官如今可還在紫檀堡住？打發個人去喚他來。」焙茗聽說到蔣琪官身上，知己把自己這件事撩開的了，因答道：「二爺記不得為了他挨過老爺一頓板子？這會兒老爺雖然管不到，底下老爺回來，有小耳朵吹風，查究出來，別說二爺要淘氣，奴才可再挨不起了。」寶玉道：「老爺回來也查察不到這些上頭，就是知道了也不用你著急，有我呢。」焙茗知道拗不過主人的脾氣，口內便應了一聲「是」，又回道：「琪官家裡離的不遠，奴才馬上打發人去叫他，但他常在王府裡伺候，在家裡住的日子少，二爺也是知道的。倘然不在家，別的地方可不能去找他，二爺別性急才好。」寶玉聽了點頭無話，焙茗就一溜煙走了，不知蔣琪官來也不來，寶玉與他講些什麼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